

第十章 覺悟心中的佛性

○真正眾生平等的時代來臨

早期中國比丘識字的文化水準普遍地高於在家人，形成出家與在家學佛者知識程度上明顯之差別。特別是在「僧官」制度產生後，有些僧人是帝王之國師——“帝師”，或奉派撫慰百姓，出家者的地位更不輸於百官，甚至凌駕百官之上。又如唐朝密教的護國思想，就是讓宗教直接為現實政治服務，為維護和扶持皇權和皇帝的直接利益，皇帝也必須敬奉三寶，同時保護佛教的發展，僧人的地位自然超越信眾。

在這種以「大乘法」理國，認為皇權才能得到佛、菩薩的保佑和護持，一切宗教活動以護國為中心，凡是建壇作法、譯經傳持都考量是否對“王化護國”有益。那麼在這樣的情況下，僧官與一般平民的地位幾乎天差地別，出家眾更顯得高高在信眾之上，特別是在元代以後，對僧人的行為一律不得存疑。並且對於在家學佛者高度的壓制，顯然與釋迦佛當時“四眾平等”的情形相差太多。

由於佛法最初的确是作為士人階層的高尚教義而傳入中國的，早期學佛者均是有錢、有閒階級的知識分子，都能看讀佛經，加上「清談」的無為思想醞釀了後來禪的環境，一生中（現世）所追求的是沉著、真理探索、活力、冷靜、喜樂、專一與豪爽。但是後來卻變成不是深山古剎高僧的專利，便是文人雅士茶餘飯後的點綴而已。

佛法的研究對一般世俗民眾來說，簡直是遙不可聞，能有機會結個緣就很不錯了。可惜禪論最後卻落成“文字纏”、“口頭纏”的地步。但是，缺乏識字水準的平民仍然一直是佛學圈外的眾生。

西元 469 年，南北朝北魏皇興三年，北魏獻文帝奪宋、齊之地，將一部份人戶遷往平城以為人口，分賜給百官，稱為“平齊戶”。接著沙門統曇曜奏請將“平齊戶及諸民有能歲輸穀六十斛入僧曹者”列為“僧祇戶”；又請“以民犯眾罪及官奴”列為“佛圖戶”，供佛寺役使，平時兼作灑掃，歲時營田輸粟。如此寺院養有農奴與奴隸，僧團對信眾的不平等態度，僧眾獨尊的情形於是產生。

唐宋以後，禪宗「思想」興起，再度主張「見性成佛」，人人皆有佛性，眾生平等，皆可成佛，如此等逼天子，皇帝怎能放心？如西元 781 年以後，西藏贊普也為了讓人民能夠乖順，決定禁止“頓教”思想的禪宗在藏地宏揚。漢地在宋明以後“淨土宗”大興，乾脆鼓勵信徒寄望死後往生西方，就不會計較今生好

壞，更不會威脅帝位，人人成為優秀的“順民”。因此故意壓制禪宗，廣崇淨土宗，明、清兩朝尤其雍正帝以後更甚。禪宗的氣弱，除了亂世時的文化水準降低，還倍受帝王的政治施壓。

經考據古代之“愚民政策”首自亞歷山大大帝，以希臘天劍方策強調「(唱)興(慈)悲(消)滅智(慧)」的計謀有關，企圖消滅被佔領國人民的智慧、減低其戰鬥力，由內部來質變印度的強悍種姓與民情。歷代中國的統治者並不鼓勵開悟，教育亦不曾普及，主張「民可以使由之，不可以使知之」以治之。而重視獨弘往生的宗派，何嘗不是有相同的心態？“愚民政策”與不敢教育信徒智慧之心態並無差別。

民國以來民識大開，人人皆可作「皇帝」，尤其臺灣在解除戒嚴，並且公民能直選總統以後，人人皆是總統的「頭家」，國民政府以前強調臺灣的富裕是國民黨的德政，這幾年來都已改稱是全民努力的結果。一般民眾的知識水準既不輸於政府官員，也不輸於出家人，佛法已經成為識字民眾朗朗上口的一般認知。正是「群龍無(皆)首」能表現出大解脫、大自在的禪宗思想，普遍又被認可的時代來臨。

以眾生(佛性)平等的立場來看，開悟、證道與出不出家、男女、老少、膚色、種族……無關。但值此“附佛外道”及“相似佛法”興勝，宗教受到質疑的時期，弘法者不應只想再從心理上「安撫」眾生而已。大師們應該可以開始講授不共於外道的「般若智慧」了。講《心地法門》的傳布比丘，以當時九十二歲高齡就告訴我們了實話。(傳布老和尚已於西元 2002 年圓寂，年壽九十七歲。)

○正見覺知是什麼？如何修正面引導？

本來降世的大導師們都是以實用的生命(或生活)之道，來教導我們。絕對不會將其教導，加以特殊的行式、框條，而變成僵化、差別性的迷信「宗教」。可惜宗法一旦轉成儀軌、教條化後，便逐漸與生活脫節，修行好像是出家僧侶的專利，一般俗眾只是供養出錢的施主而已。尤其特別講求智慧的佛教，到了後來也由「自力」變成要靠「他力」的崇拜與信仰。

尤其世界上大部分的宗教，都是基於後人無法擺脫私心，便加上神秘色彩，利用人性的無知、惰性、貪求方便而設教，並創說無數的神眾，作為信眾膜拜的對象。古代各宗教經典中大多以大自然界的日、月、星宿、雷電、雨、水、河、海、火、燈、木、金、銀、財寶、土、沙、山、風、動物、植物，或人體之生、老、病、死、器官、知覺、意識與心理反應，編造以神話讓信眾相信。

因此，只要將任何一個宗教神話的人、事、物、時、地，加以更改而不受著作權之約束，亦即各宗教有共同或類似特色的神、鬼、天堂、地獄與前世來生由來。如此做誇張性的玄而上學的神話式寓言，以表達其宗教或哲學思想，且更在註釋者與弘法者無知的故弄玄虛，致時爾令人覺得甚為怪誕離譜。以致引起各國宗教學者、法師、教士、信徒，甚至譯經者，因不相信自國現存的十數或數十種版本之後造經內容，而到原創國或世界各宗教相同的信仰國進行考證與考古。

古代的印度人尊崇佛陀是「已證悟者」(the Enlightened One)，他帶領著一群乞士遊化印度各地，常在樹下、岩洞過夜，談的都是人類心性的覺悟問題，其教觀是：破除四種姓輪迴說、無神論，禁用梵語、梵文、梵行、唱咒、祝儀、加持祈福，禁止拜偶像、神祈，非剃度、非不娶，特別是反激婆羅門的「宗教牢獄」而發的。

至於今天的佛教到底是「有神論」還是「無神論」？應是「非有神論」與「非無神論」，不否認有眾神，但相信人就是自己的上帝。心靈的解脫並不仰賴「神」這位外在的造物主，因為人性中就有神。這神就是“真如本性”，即是於般若諸經中所說的「非心心、無心相心、不念心、無住心」因其無所作故、無所住故，恆而不審故，是此如來清淨法身，常住不滅。

佛經之論著、註釋，或弘法者之時代、社會、政治、思想、知識與文化背景之差異，造成對於佛經之認知與瞭解程度差異。以及佛經卷數過多，致註釋或弘法者無法全盤研讀，只能選擇性研讀，常令人有感其抱殘守缺，以偏蓋全，各說各話，自圓其說，甚至自我合理化的情形。更有甚者，常遭故弄無謂的玄虛，造神與製造權威，自以為是，而生反效果。

可是，中國佛教界自唐玄奘以來之千餘年間，即對佛學之「學術性」研究，形成斷層現象，始終欠缺「學術性」研究佛經與佛法，而只從事「宗教性」研究佛經與佛法，或可說只對特定數部佛經之古漢譯文，做並非全盤融會貫通的說文解字而已。遇有確為佛經或譯經之重大缺失疑問，從不思解決之道，一味蕭規曹隨甚且牽強附會，扭曲佛學真相與真理，自圓其說，自以為是，以致無法令今之有識之士信服。

○從表象無法深識佛理

例如目前全世界的出家人，唯有臺灣僧人在受戒時，仍繼續點戒疤外，各國已經沒有任何一個佛教團體效法此陋規了。據說，元代至元二十五年（西元 1288 年）金陵天禧寺有位志德和尚效法《梵網經》燃頂供佛後晉見，受到元世祖（西元 1260-1294 年在位）的尊崇，特賜“佛光大師”之號，並賜與紫衣袈裟。當他

傳戒時，規定受戒者也都必須燒灸頂香，作為終身之誓。

這一規定實質上是以此用來區別漢僧和喇嘛之分，含有民族的歧視，恐怕還是破壞腦部智力區的元凶。台灣的法師卻相信唯有點戒疤，才能分辨是真出家還是假扮。而且也唯有古代“婆羅門教”信徒，才會有自殘身體來表現對宗教虔誠的作風，這並不是佛陀所樂見。西元 1983 年中國佛教協會召開理事擴大會議，終於決定廢除漢僧燒戒疤的陋習，受到廣大佛教徒的歡迎。

由此看來，學佛最可憐的是花了一生的心力，學到了只是一些表象，或跟從了別有居心的附佛外道，卻不敢承認錯誤，否則「懷疑了，豈不承認以前是笨蛋？」。有的人盲目崇拜師父，特以師志為己志，並不深入理解佛經，不以佛為師，不為佛弟子，卻都成了「師父教」的信徒。

唉！何時才能還我佛一片清淨的天空！？要知道每一宗派前幾代出現傑出者不久，就每況愈下，甚至積非成是，所謂「傳承系統」反形成了枷鎖，使「師父教」的後學無法進步突破，值得深思。

佛陀遺教告訴我們要：「依法，不依人。」「依智，不依識。」「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依義，不依語。」尤其密教雖然非常尊重上師，也要求師徒相互觀察三年，才能收徒、皈依。看來顯密兩宗都有相同的告誡。

佛（權宜 expedient）說不了義經，只是暫時給智慧還達不到理解程度的人用的，所以對佛經大疑可以大悟，小疑只能小悟。佛陀教阿難「以法為明燈、以自己為明燈」，而不要依靠他人，且明白表示：「如來於法無秘密，吝而不傳。」、「狂心停歇，歇即菩提。心靈無念，即得解脫。」要「反聞聞自性」，以「始覺照本覺」。譬如在塵念的颱風吹颳下，我人狂心要如何停歇？其實只要安住其腦識的「暴風眼 The Center of the Cyclone」即可。

有一次，談吐粗俗、鄙視偶像的瑜伽士竹巴昆烈，就把一隻驢子打扮了，讓驢頭戴上有羽飾的喇嘛帽，去嘲弄裝扮相同看似優雅的僧人。古代僧人常如「沐猴而冠」地玩弄把戲，信徒就認為那是神聖的事，卻無知地延襲至今。

《大圓覺心法》一書中，華藏上師指出密教則是初期祖師為對治婆羅門教徒而設立的，龍猛菩薩住世時，則以婆羅門之手法建立一切密法，即用婆羅門方法度婆羅門，使之還歸本來面目。一切的知識沒有善加運用，很可能成為我人達到自性最深奧境界的陷阱。因為觀照自己，不必依賴正式的灌頂儀式，也不依賴知識的詮釋。

其後諸師均依龍猛之法，建立四本續以度印度四階級：以《修本續》度婆羅門；以《作本續》度刹帝利；以《瑜伽本續》度首陀羅；以《無上本續》度旃陀羅。對貪、瞋、癡特別重的人，分別順其性而編製不同的儀軌來對治，常聽：「我有一切心，佛說一切法；我無一切心，不用一切法。」即知其詳。

○應該是談智慧，說「了義法」的時候了

佛教本來是「主智」的宗教，是重視開悟、覺悟自救的修行，並不是我們目前常見到只注重（停留）在祈福、消災、放生的宗教。目前迷信重於智信，大師們能不汗顏？台灣普遍流行著：「師父不作怪，徒弟不來拜。」從前不來拜，師父就要餓肚子。如今再也不會有餓壞出家人的事了，應該是談智慧，說「了義法」的時候。不然，會使得西藏喇嘛們都誤認為台灣信徒也是沒有高尚、深固的文化基礎。

現代人類的智慧發揮到了極致，已經超越古代人們所「創造」的，並歷經逐漸修正的宗教常識範圍。對生之依戀，宗教家設計了無數安撫人心的儀式，讓人們可以到神廟去述說自己的難處，祈求神的幫忙，如今應該可以了解那只是「方便」法門而已。

而人類最畏懼的是對死亡的不可知與不甘心，今生努力的結果，仍不免一死，卻也是最公平不過的。但是臨死之前尚找不到、不明白「自己是誰？」，那才是最遺憾的事！

很多宗教徒都在祈禱救贖今生的「我」，殊不知「肉形我」只是一個「緣起的集合體」而已，是依賴多種條件而存在的，條件消失，「我」也就逝去。唯有體認「生命能」才是根本之道。世界上所有宗教，在努力追求的目標即是此事，很巧合的是大多數宗教初期修持者，都能與「光」有神秘感應的經驗，也是值得探討的課題。

如今的你可是唯一的你，下一世絕對找不到長得完全一模一樣、機會相等、智慧相同的你。當下的一切要去承擔，要努力去認知，不要放棄，唯有自己證悟，才能自救。而不是生存依賴現世，心理卻厭棄今生。要知道“中陰身”記憶體每進出肉體一次，就會帶走物質肉體因學習所得到的智慧德性，有緣有幸生在文明鼎盛的時代，不尊重此生努力修持要待何世？

○科技文明時代對佛法應有的態度

科學文明程度越高，人類受自然力的影響就越低，宗教調節情感的功能也越

低，宗教已不是人們情感的避風港。近二十年來，從歐美各國教徒並不常上教堂，而且歐洲長期招不到修生，神父結婚，教士參政，修女服飾世俗化看出，基督徒早已不耐單一的教義，傳統基督教價值觀已受到衝突。

如佛教經論《阿毘達磨》記載「大地為平面」的說法，已被現今的科學證據所駁斥，佛教徒以為偉大的無量聖言，其實只是把古代當時科學家的集體創作編在經論裡，認知難免會有錯誤，就不該再堅持所有經典都是完美無瑕的。

相信有很多科學家，都在嘗試用科技常識來探討人生及生命來源的問題。在「不可試探神」的基督教國度的美國，已有許多科技人才正試圖擺脫宗教的神話權威，去發掘宇宙的奧秘，這也是一種趨勢。

古老的宗教正面臨挑戰，誠然科學家會是傑出的哲學家，而哲學家也可以是科學家。雖然「沒有覺悟的科學，只能是毀滅靈魂。」佛學本來就是最佳的“實證科學”，是故佛教大師們更應該去了解科技常識，宗教必須合乎科學與理性，否則會跟不上時代。

○無般若空性，所學如盲

追求覺悟證道的佛教徒們，應該都是依循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般若等六度（波羅蜜多）的修行者。若未具有不共於外道的特點——「般若」，佛教徒在獲證無我空性以前，都很容易混同於心外求法（外道）的其他宗教。雖然已擁有進入禪定的能力，卻無法放棄「自我 Atman」所塑造的那一層幻膜，將很難融入於“般若性海”中，會如同泡沫般地飄浮在生命的時空中，而不能滴入。應知若無般若（超越智慧的）、空性所學如盲，前五度無效。

究論本元，佛與眾生本無差別，眾生為求佛法，「但除諸妄，一心禪寂，妄想既淨，真性現前。」所謂“禪定”者，先要識得“自性眾生”，然後心無動擾，湛然純淨，外無所入，內無所出，心於“持戒”，而即能定；心於“忍辱”，而即能定。若是禪定之人，不能“忍辱”，略懷恚意，怒性宛然，怒性一起，能滅聖境。故謂“禪定”，次即“智慧”。“智慧”者，眾生本來覺性，人人具足，只緣眾生迷惑失了，不能返觀我本性中有覺有照，一切外物迷惑不得，是為“智慧”。降伏一切煩惱，死卻我見，制諸魔道，皆仗此“智慧”，方得出生死海，成就菩薩道。

可是目前的臺灣佛教與中古梁武帝時代有否差別？許多人、許多佛教徒似乎要把覺悟往後延。他們想等下一位佛陀出世來救度他們，或祈求死後能往生到極樂世界去，願意經過很久遠很久遠以後才能花開見佛，認為此刻是不需要智慧

的，是恐懼、偏執於不了解「身、法無我」而發生誤認之斷見，而且大部分的僧侶也作如此「反智」、「等死」、「寄望來生」的堅持，甚至形成仇視、厭惡今世生命的病態觀，這是最令人感歎的，也是對勸發菩提心為主的阿彌陀（無量光）「內心淨土」法門最大的誤解。

凡“禮敬”者，一心頂禮無有厭倦，以我之心頂禮“自性如來”；以禪悅法食供養“真性”，以“戒品香”遍禮十方諸佛，是名“供養”。所謂“隨喜功德”者，是我自性真佛，每日應事接物，無有不是喜捨慈悲；每舉一事，謀一念，皆是歡喜利人濟物。所謂“迴向”者，迴光覺照，向真如地；迴其幻妄，向涅槃城。凡澄心參禪，不染世緣，即有應接，事過即掃，不應留滯。若留滯者，是則貪著，自生罣礙，修習善法，亦復如是。若能如此，則不生禪弊。

原始佛法一直強調覺悟自度，佛陀所關心的是尋求解除痛苦的途徑，這是佛法的優點與強處。可惜千百年來卻變成為只注重祈禱、膜拜、加持、祝福、超幽、往生等等只能獲得人天福報的宗教。有詩曰：

「一乘妙法是真宗，如來宣說妙無窮。
三三行滿何須取，如如功圓莫問崇。
空色兩忘誰是我，有無雙遣不立功。
明心見性還歸一，取相執著屬朦朧。」

在漫長的學佛生涯中，信徒仿如一再吞食僧侶提供的昂貴健康食品、永遠服用「味素藥」一樣，無法治本，證不到且失去了釋迦牟尼佛一再強調證悟「覺性」的本懷，簡單的真理後來卻被宗教、心理學扭曲、迷濛而難視真相，為何著相如此？僧侶們應該值得慎思。

○ “心因暗示” 的信仰秘密

「單一神」的信仰者，經過禱告、讚頌上帝的大能，激發人類本有「生物微波」的潛能，在集合有近萬人的場所，引發所謂「聖靈充滿」的「磁場共振」，造成人體能場的互補，更經過暗示醫療下，使聾者聽聞、盲者眼見、病者得治，並非難事，此法雖天機洩漏，只要靠信念支持，任何宗教主導者必能屢試不爽。善良的宗教師應該要瞭解這一個並不深奧的秘密。

至於多神信仰者，則要選定一本尊，觀想經由本尊放光加持、暗示，也可以達到自我治療的效果，光、磁能的運用，早記載於經典中，只是不知原理、不知如何使用而已。

藏密白教祖師密勒日巴修行過程的艱辛，乃其師為了消除他過去所犯的心理罪障，作很多嚴格的身心折磨訓練，讓他後來得以凡夫之身證“即身成就”。但是，如果沒有成就的假上師，大肆推銷徒眾必須如密勒日巴一樣，要無條件的供養及接受責打等無理要求，應該有所警覺。這是當時張澄基博士翻譯《密勒日巴尊者全集》所未能意料到的反效果。更由於印度教傳去的《侍師五十頌》，有不得踏師影等嚴格規定，也有很多假冒的上師所扮演愚弄信徒的戲，正在台灣到處上演著。

有一則可以深思的故事說：非洲一位年輕的土著女孩，跑到後山去，發現有很多可口的水果，於是盡情的吃了些。後來告訴了女伴，其中一位的父親是巫師，聽到此消息就憤怒的說：「侵犯聖山三日必死」。後來這女孩被轉告了巫師的話，真的在三天後死了。

不知者無罪，知後因恐懼而死，是被無知的權威嚇死，而且距離去聖山的日子，不知已過了十多天，卻在聽了巫師話三天「自我暗示」才死。神話教義無非是以威懾膽小的信徒使其行為正當，又或者使其對於僧侶們手頭能放得鬆些而已。「無知啊！無知！」自古至今仍然在搬演如此愚蠢的戲，那天才會下場？

無知的相信，就會進入自我創造（心因性的暗示）的情境裡，而不能自拔。《金剛經靈異錄》就有憶起經文而超脫（自心）地獄的故事，是在告知要我們有智慧。我們擔心的是宗教被人誤用，以致最好的成為最壞的，舉世淪於迷惑與茫然。「信不信仍然由自己，不必由他人。」

禪宗的〈七佛開悟偈〉說明人世間標準的善、惡是夢幻（Dream and illusion），不要執著。但是很多人不能了解，不敢相信。對犯了過錯，已經一心學佛者，此七種開悟偈語是最大救贖的依靠。（見本章末所附）

心理分析家佛洛伊德認為：人之所以恐懼天會降禍於他，其實是因為自己在潛意識中希望別人會遭致不幸或惹禍上身，由於這個希望降禍給別人的心理，並不見容自己的道德良心，甚至因為內疚而期望自己被懲罰，故而轉變成相信天會降禍於人的迷信心理。或許此說不能含蓋所有迷信的例子，但卻顯示迷信是有其潛意識基礎的。

《金剛經 Diamond Sutra》其中一偈：「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要告訴我們的就是「空性」的認知。「空性無形，因色顯發。」，但要確實去認知，而不要去信仰，因為信仰只會叫人愚蠢。

◎佛也都是要在人道才能修成的，佛教是人生的佛教。

《阿含經》說：「諸佛出人間，終不在天上成佛也。」，釋尊本教立三世重現在，志度一切有情，特以人類為本。佛被稱為「兩足尊」係指能兩足直立的人（Homo erectus）中尊貴者，又以人類為五蘊具足的兩足生物，顯然《心經》最重要的對象也是人類，以人為主的，後來加以宣稱「福慧具足」反而忘了佛都要在人道修成的重要教誨。

《心經》之「觀世音」是鳩摩羅什舊譯，與玄奘新譯的「觀自在」，的確有古今不同之爭議，依《心經》所提示，行者自己也可觀照內心，思惟五蘊皆空，而證悟佛性，則「觀自在」可泛指一切趨嚮「般若智」者，未嘗不可。至於「觀世音」在大乘佛教中地位，繼續尋聲救苦，繼續以憐憫之心看待世人，仍然不失菩薩本懷也！信徒祈求了千百年，感應良多，不可動搖。當然示現男女相，更是所謂菩薩千變化身之隨緣，無庸爭辯。

人能看東西的過程並不單純，完全是經由大腦來看東西的，其他之聞、聽、觸亦是如此。或許以現代特異功能「聯覺」的共感一辭來說明觸看、觀音、眼聞、聽色就容易接受。古埃及人認為人類是用心臟進行思考，木乃伊先由鼻孔抽出腦漿，卻獨留心臟，以便來世能復活過來。當時，並未對腦的功能有現今的認識。這或許只是《心經》不稱為《腦經》的緣故。

佛法的教授是叫我人要觀察自己，並發現自己的真實狀態。每一個人的基本狀態並無不同，人是從「身」、「能」、「心」三個相互依賴的層面上運作著，而其本質從來未曾改變，是「佛性本有」。「成佛」的覺悟，並不是對宇宙的知識，而是對宇宙本性活生生的體驗。「醒覺」是唯一的律條，不該讓自己的心依隨過去的念頭，或為現在而憂慮，或為未來無謂的計畫而徘徊。

在印度，佛教出現以前就有覺悟者的觀念，覺悟者原梵音譯為「Buddha 浮屠」，後來中國改用「佛」之一字，是從「人」字旁加「弗」而成，應是佛教傳入後再借用的字。佛（Buddha）及古譯「浮屠」（Budo）如同今日之閩南話發音，尤其陀羅尼音以閩南音（河洛腔）較正確。本來建塔是用來供奉佛（=浮屠）舍利等聖物用的，不知為何？「浮屠」後來就乾脆變成「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的塔了。

依解字來看，中國佛教認為佛必須由人修起才能成佛——覺悟者，佛是人成的，不是神，更不是造物主或萬物之主宰者，也不是供桌上的那幅木刻或銅雕樣。因人道苦樂參半，才能思惟修，才能夠“除習離相，去妄顯真”而成就，成為不再是凡人的佛，與《增一阿含經》所說：「諸佛皆出人間」看法相同。

如果從今天起把佛、如來、薄伽梵之名詞以「已証悟（覺悟者）」代替，所謂「成佛之道」，就是完成覺悟的方法。所以暫時除去神秘的面紗與偶像、聖物崇拜迷信的敬畏，或許可增加無數的 Buddha（佈大）、Bhagavan（罷嘎萬，薄伽梵）、Tathagata（達他嘎達，如來）。

原始佛學指十二因緣中的「識」是報應的主體，「行緣識」是由業生識，「識緣名色」表示由識而五蘊結合成為生命體。可惜早期借用「神」字以表達「識」，尤其在中國運用起來，將它們與「魂」、「靈」、「精神」都混同不分，而造成天大的誤會。既然「識」是報應的主體，而非有個「人我」受報。與發明「三報論——現報、生報、後報」的慧遠同時期的羅什弟子道生便發展了「佛無淨土說」，而僧肇亦有此說。兩大師均於注《維摩詰經》中提到這思想。

現代的我們會相信世間的萬物皆由錯綜複雜的元素組成，佛曾說眾生最初來自光音天，日久演化集合四大（地、水、火、風）元素之假合為肉身，其中並由一萬億個動物細胞，和十萬億個細菌（bacteria）細胞來組成我們的色身，成為太陽系最佳的生物。由光、音的多層幻化，利用科技產品，「但用此心（inner eye）」深深思惟，應該比古代的人容易體會眼、耳功能的確是虛幻集合的反應。

《圓覺經》云：「彼之眾生，幻身滅故，幻心亦滅，幻心滅故，幻塵亦滅，幻塵滅故，幻滅亦滅，幻滅滅故，非幻不滅。」您我都有不滅的「不幻」者，是「非幻」之幻，無性無生，不須滅也。也就是告訴我們，本來具足圓滿的智慧明珠，怎可能在自己之外的地方找到？

智通比丘悟得：「（三身元我體）三身原來是在自體內，（四智本心明）四智本於自心明，（身智融無礙）三身四智融合而無礙，（應物任隨形）應物隨緣任意而現形。」

《達摩血脈論》說：「本性即是心，心即是性，性即同諸佛心，即是你本心。」，離心無有佛，離佛無有心。古大德對心性的教導常語焉不詳，或一筆帶過，不知是礙於教規，或故意不說，或根本未能肯定、承擔，信眾也只好盲目祈求，明知它在自身內，卻跟在大師屁股後面團團轉，或四處覓求。

我人日常中所呈現的每一種現象，究其實只是心靈的虛幻投射而已。一切是自己的向外投射，我人的心靈自由地塑造了一切，我們含氫的身體，其實就是含氫的「宇宙鏡像」。

如果我人無法停止心靈的投射，相繼而起的心念，造成六道輪迴的「災難」幻相，便不會停止，這是最真實的。因此，行者除了覺照之外，並不須要其他，

過著經常安住於本然合一狀態的生活即是。所以，「觀心一法，總攝諸法。」，應知「守心」為修行第一要務。——見《破相論》與《最上乘論》。

○父母未生我之前我是誰？

禪宗古德婆羅提尊者曾說：「在胎曰身，處世曰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聽），在鼻辨香，在舌談論，在手執捏，在足運奔；遍現俱該法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者喚作精魂。」寒山子詩曰：「可貴天然物，獨一無伴侶，覓他不可見，出入無門戶，促之在方寸，延之一切處，你若不信受，相逢不相遇。」

故，黃檗·希運禪師（唐代會昌、大中年間大弘禪法）曰：「但直下無心，本體自現，如大日輪，昇於虛空，遍照十方，更無障礙。故學道人唯認見聞覺知、施為動作，空卻見聞覺知，即心路絕無入處。但於見聞覺知處認本心，然“本心”不屬見聞覺知，亦不離見聞覺知。但莫於見聞覺知上起見解，亦莫於見聞覺知上動念，亦莫離見聞覺知覓心，亦莫捨見聞覺知取法。不即不離，不住不著，縱橫自在，無非道場。」與八識心王並行運作，即得證取蕩然清淨之“本心”。

黃檗·希運禪師云：「即心是佛，上至諸佛，下至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同一心體。所以達摩從西天來，唯傳一心法，直指一切眾生本來是佛，不假修行。但如今識取自心，見自本性，更莫別求。」、「諸佛體圓更無增減，流入六道處處皆圓，萬類之中個個是佛。譬如一團水銀分散諸處，顆顆皆圓，若不分時，只是一塊（團）。此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種種形貌，喻如屋舍，捨驢屋入人屋，捨人身至天身，乃至聲聞、緣覺、菩薩、佛皆是汝取捨處，所以有別。本源之性何得有別？」

就是說在操控這個自己肉身的「能」力，暫以「能」（Energy）來描述它，魚、蛇、狗、貓、牛、羊、雞、鴨等也都具有如此能力，永生本體（本源之性，The Eternal Identity）具有心記憶體運作的「能」，其頻率強弱不同，特別是臨終時情緒的激盪，便影響形成投注不同的六道途徑，其各自相聚變化多端，非造物主之能操控。可惜動物們之智慧不足，仍須轉為人身，聽聞般若佛法以後，才能覺悟脫離輪迴。

用電腦硬碟比喻人的頭腦，生命能量在脫離身體時，就是將一生中記憶最深刻的資訊 COPY 複錄入生命能量的磁片中。好比漫長的電腦繪圖，最終 COPY 出的是重要的完成圖，瑣細的不會 SAVE 在磁片中。所以催眠投胎報告中的資料，並不是鉅細靡遺地記有前世的一切生活細節，但大部分都是被虐、被殺、受苦等等的深刻記憶。

我人臨命終時，佛性「能」收攝成一微塵般磁片般，約有毛髮尖之百、千分之一細微（此記憶能量，得以上天入地。父母未生我之前，此微塵受業力感召，方能進駐直徑僅有百分之一公分如針尖大小之受精卵。而精子只有卵子之五百分之一大小。），能從左右兩大腦間梵穴（Aperture of Brahma）穿透而出，其距離相較，仿如隧道，便有光明、雷鳴等覺受。出體後，與大光明相對，此大光明即“一神教”所謂之上帝，佛教徒則視為佛。屢見歐美之催眠投胎報告，諸類書中所描述。

三十年前與三十年後，那唯一不變現在的你是甚麼？你可曾增加或減少了甚麼？「有身與無身，是我復非我。」生命能原本就是獨立、解脫、平等、充滿、無對立、無生、無死的；不一、不異，不增、不減，不垢、不淨，不生、不滅的。

二千五百多年來，一直被分隔卻仍存在的思想，靠宗教的包袱籠罩保護下延續存留下來。如何淨白地傳輸出來，指示我們本有不失的覺性，靠《心經》的利劍就可以斬開。心的空性如鏡，純淨、光明、清澈，不論鏡面映照何物，（鏡映）心的本質永不變異，永不喪失，也沒損壞，更不沾污。世上紛紛紜紜諸像，皆由我心所感知，必將它在自心中解脫，如雲之生出，又自行消散般。故知「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檯，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是心的輪轉

我們都知道“四聖諦”說「苦、集、滅、道」，是斷生死的真理；“三法印”指的是「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靜」，外道或相似佛法總逃不出此三印的檢驗。如果再以“一實相”檢驗之，任何折磨人心的法（魔法）就消失無蹤。“一實相”是真實之理、無二無別、無有顛倒、離諸虛妄之相。《大寶積經》第一百一十二卷曰：「百千萬劫，久習結業，以一實觀，即皆消滅。」

一切造作都是心之變化，那麼必須徹底明瞭所謂「心、佛與眾生三無差別」，不管覺悟或輪迴都是心的作用，中國禪師對臨終的教導，與藏密的〈中陰救度密法〉，也都是勸我們要了悟心的作用而已，才能擺脫輪迴的折磨。

黃檗·希運禪師曰：「故佛言我於菩提實無所得，默契而已。凡人臨欲終時，但觀五蘊皆空，四大無我，真心無相，不來不去。生時性亦不來，死時性亦不去，湛然圓寂，心境一如。但能如是直下頓了，不為三世所拘繫，便是出世人也。切不可有分毫趣向，若見善相，諸佛來迎，及種種現前，亦無心隨去；若見惡相，種種現前，亦無心怖畏。但自忘心，同於法界，使得自在，此即是要節也。」

西藏密宗紅教金剛上師諾那呼圖克圖在《彌陀大法開示錄》提到：如度將死

之人，則在其頭頂上用手或用藥磨擦之，使其痛癢，將其「心」（識，仍屬覺知心）引注於頂上，再代為觀想，引導順利往生（還不算成就）。這是引導人之能量源集中由頭頂梵穴出來，以達「頂聖」的結果，至於有無宗教信仰，依《瀕死體驗》該書所記載，出體後感受比太陽更強的光，就是“無量光”或其他宗教的上帝，這是很特殊的指導。

〈大圓滿〉密續《創物之王者續》中說：「是『心』造成了輪迴(Reincarnation)與涅槃兩者，是故我們應了悟此創造萬物之王。」我們以為我們是在幻化輪迴中輪轉的，事實上只是「心」（識）在那兒輪轉。從我們的「心」（識）生起一切，就有了輪迴或涅槃、凡夫或聖者，故先要「於心無境，於境無心。」、「於事無心，於心無事。」。所以「覺悟」只是在淨化狀態下的我們自心而已，只不過是返染還淨、離妄歸真、識心死卻後，即能活轉匯歸清淨法界性海而已。

《華嚴經》(The flower gallant sutra)云：「法性遍在一切處，一切眾生及國土，三世悉在無有餘，亦無形相而可得。」又云：「世界法如是，種種見不同，而實無有生，亦復無壞滅，一一心念中，出生無量刹，以佛神力故，悉見淨無垢。」在我們自身的能量，以及週遭的能量之間，彼此是有一種相互依存性。

相信所有的空間都被一種靈氣(psychic ether)滲透著，天體會在其中引起「節氣」潮汐，中國農人遵行節氣耕作的證明，萬物靠這種影響保持成長與衰亡。更可知宇宙能量可進入我人整個身體之中，我人身體的能量也流向宇宙能量之中。歷代身為地球上物質世界的人類，偶而接觸到宇宙無限時空一點點的奧密，累積成為智慧經驗，就是各教傳下來的法。

◎ 剝除宗教的神話會現出什麼來？

二千五百年前佛教教主證悟到的這麼先進的科技智慧，在古老土著祭司文化的尼泊爾、印度地區，必定很少人能夠去接受、了解的，卻能透過教義及祭祀的儀式，保留傳遞這些知識。傳統的宗教制度雖然讓佛陀的高深智慧保存下來，也保存了絲路上一些古國的「公民課本」因此，可知三藏十二部在古代是教導沙彌們，從小學到博士的學習課程(教科書)；現代的教育與古代顯然有極大的不同，但卻可以補充古老知識之不足。

民國初年，歐陽竟無大師說：「佛法非宗教、非哲學，而為今時所必需。」但是很遺憾的是有多少人，敢去剝落逐漸附加於宗教上的神話外殼，讓它顯露科學的真理「出來」，或使信徒能早點覺悟自性？

搞不好在剝去宗教神話外殼後，才發現仍然又是一團堅硬不可知的迷惑。因

為人類畢竟不敢拋棄頑執的認知，或仍被各地千百年來綿密設定的神話說法纏住，不從內證實修是無法突破的，或找出分傳於南、北、西、東的佛教所共同公認的就是了。

藏密的宗教教育是有別於中國佛教的另一種文化系統，目前兩系統很少有類似「必修學分」的比較，學了大乘佛教者，又必須如小學生般地，從頭學習密乘課程，更要花一番精神，才能有個了解，可知不同文化的對流，的確需要一段時間。譬如灌輸象雄地區「古格王朝」給薩爾王等西藏民族英雄神話崇拜，對漢族人來講就會很陌生，也不必要。可知很少有漢人能夠對漢、藏佛教作明確的思辨。

宗教的情操及寄望，都是想消滅生、老、病、死四苦，幾乎已沒有人記的生苦了，或許當時梵文的意思只是教我們如何來「對待 to treat」，解除老、病、死三苦而已，而不必妄想用「消滅 destroy」的企圖，來增加困惑。

出現在我們眼前的景象是存在的，講法的人硬說它是虛幻不存在的，莫非就是陷入空談，若改說它們是恆動、無常而不能永恆存在的，一切都是我人心識經肉眼才能辨識出來，不要執著現況，要追究我人心識的內在，或許就容易叫我們體會出來。其實「人生」這一切，都是「神——生命波能」在操控肉體。神藉著這具「生化機體人」的活動，來感受自己所創造的物質世界，但不要讓生命波能感染太多的「思想雜質」就是修行最大的目的。

○無善、無惡心之體

「佛性，非常非無常，是故不斷，名為不二。」、「佛性，非善非不善，是名不二。」王陽明《四料簡》第一句：「無善、無惡心之體」，心的原態、本體無所謂善惡，善惡大多是當時、當地的社會價值標準。而證悟佛性與人們所衡量的善惡情事是無關的，執著、分別善惡的相，就很容易讓相又來干擾我們的心。

依照東方社會普遍認同的「轉世說」，人有時會降生為男人，有時為女人，則可以說人同時具有男女、陰陽雙性性格，所以現世間會有「男人婆」、「溫柔漢」的現象就不稀奇了，而佛性則應屬中性，或非男、非女、非陰、非陽的特性。

禪宗六祖（638-713）告訴惠明（後改道明）說：「不思善、不思惡，正（當）與麼時，是（還我惠）明上座（父母未生時）本來面目來。」但去年報載有喇嘛以為如何延長不思善、惡時的覺受，心平浪靜的覺受，才是修（禪）行的方法，似乎尚不圓滿。（應以「無念」為要。）當下的覺性本來空明，本無所執，亦復無所求。隨任此念生滅，不修、不整即入空性。

「造惡、造善皆是著相，著相造惡，枉受輪迴；著相造善，枉受勞苦。總不如言下便自認取本法，此法即心，心外無法。」很多人以為既然無關於善惡，那麼何不及時行樂，幹盡天下壞事更妙？那就大錯特錯了。雖說「罪福性空，惟悟乃空，如未了悟，業果宛然。」殊不知因果報應絲毫不爽的，為惡者護法不喜，冤親債主不放，尤其法律更不容。想要解脫，心魔（折磨、業）不離。中國俗語說；「萬夫所指，無疾而死。」，明白眾多心靈所集中的厭惡，真可造成身心上的嚴重災害。

達摩大師（南北朝時來華）雖云：「亦不睹惡而生嫌，亦不觀善而勤措，亦不捨愚而近賢，亦不拋迷而就悟。」但應眾善奉行，才能徹知自心本淨，不可不知。所以，印順法師說：「學佛不是別的，只是從外表清淨而到內心清淨，從內心淨化而使外表的行為更完美、更圓滿，學佛其實只是道德的實踐。」

佛教徒如何自己救贖？如何清除無明？是最重要的課題，他力派的宗教如回教，都想靠上帝救贖，早期自力派——明心見性的佛教徒，能夠以般若智化釋、清除無明與罪業，以「無相懺」或密法來化解，但對一般不喜歡思維的人卻是「難行道」，故經典記載是佛「不請而說」念佛（主要是念，而非唸）上生淨土之「易行道」，可知佛（古大德們？）之用心。其實「易行道」成佛（覺悟）難。人如果想要「被拯救」，就必須先拯救自己。

○應建立「內心淨土」

從法顯到玄奘的年代，全部的天竺還未見後世極具影響力的阿彌陀佛崇拜，也還不見阿彌陀佛佛像的記載。阿彌陀佛之名號只是在大乘經典中才出現的，在小乘經典中並沒有被提及。《阿彌陀經》中有關諸國土莊嚴記載的原本是出自《大善見王經》，而該經的淨土則是依據印度自古以來就存在的“理想天國”的思想。因此，阿彌陀淨土或彌勒淨土等，其淨土本身並無太大差別，也無優劣之分。也就是說印度的淨土思想不論在佛教或是婆羅門教，都還是源於同一根源，都是一個“理想天國”。

西晉末年，尤其是進入東晉五胡十六國時期後，中土戰爭連年不斷，人民生活困苦，生命受到很大的威脅。因此，中土信徒也與西域信徒相同，很容易接受當時佛教有「彼岸世界」的主張。

其實我人今世受報的只是肉體的感受，重要的是要建立「內心淨土」、「即此身心，名為淨土。」。淨土是佛教的理想境，而失望悲觀於現世的人，都希願往生。

但釋尊的淨土就是這個娑婆世界，有云：「菩薩於一切眾生，悉皆平等，身心清淨，依佛智慧，則能見此佛土清淨。」佛陀今世曾接受因果報應，曾受謗、食馬麥等苦相，知必有石塊擊傷腳拇指，亦應知有吃栴檀樹菇得血痢等十難之報，皆坦然承受，即知佛陀重視內心證悟的重要。

黃檗·希運禪師曰：「如今學道人，不悟此心體，便於心上生心，向外求佛，著相修行，皆是惡法，非菩提道。」我們應知「一切唯心所造（現）」，「一切佛法，自心本有。」，應以「自心本淨」體認「唯心淨土」的思想。諸佛菩薩皆是阿彌陀如來，阿彌陀如來是真理、法身、慧命的化身，是要修行者有超越時空的認知。

如《維摩經》(Vimalakirti sutra) 說：「隨其心淨，即佛土淨。」另就彌勒的淨土思想起初是著重於實現「人間淨土」而不是天上的，是身心淨化的實現。印順法師批評：成佛不必西天；彌勒淨土猶勝阿彌陀淨土；人生的佛教高於人死的宗教。

淨土宗大德雪公·李炳南居士說：「你一起念頭，當前的念頭，就是你的心。你念一句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就是你。你念阿彌陀佛是化身佛，是誰化的，是你心化的。西方極樂世界也是你心裡化的。自性修，就是正行。」即是「念由心念，念念不雜，念念不斷，念念是佛，佛在汝心，汝心作佛。」可惜今日「眾生顛倒，口雖念佛，心不契佛，我與佛殊，則淨土遠矣。」

因此，黃檗·希運禪師亦曰：「言化城者，二乘及十地等妙二覺皆是，權立接引之教，並為化城言寶所者，乃真心本佛自性之寶。此寶不屬情量，不可建立，無佛無眾生，無能無所，何處有城？何處為寶所？寶所不可指，指即有方所，非真實所也。」

亦叮嚀曰：「凡人臨欲終時，但觀五蘊皆空，四大無我，真心無相，不來不去。生時性亦不來，死時性亦不去，湛然圓寂，心境一如。但能如是直下頓了，不為三世所拘繫，便是出世人也。切不可有分毫趣向，若見善相，諸佛來迎，及種種現前，亦無心隨去；若見惡相，種種現前，亦無心怖畏。但自忘心，同於法界，便得自在，此即是要節也。」

密宗「直生淨土大法」也是如此起修，可知淨土是自心所化的，臨命終時，要觀想坐起身的梵穴上，有無量的光明在等待我們，應該將「佛性能」沖出梵穴，與之融合。否則，能量亂闖就應了「頂聖、眼升天，人心、餓鬼腹，地獄腳板出，畜生膝蓋離。」的驗證。《中陰救度密法》告知中陰身因為沒有了肉體束縛，記憶力、感知力擴大為生前的十六倍，密宗修行人也可在轉投他道前覺悟。因此，

活著時多讀有用的知識、多思維，對中陰成就很有助益。

淨土雖以提倡念佛的實踐為主，通過修《般舟三昧》更要以大乘般若學非有非無、萬法皆空的觀念來體認，而了悟念與所念、見與所見皆是幻化，才能證得佛智、覺悟成佛。故佛於《般舟三昧》行品說偈語：「心者不自知，有心不見心，心起想則癡，無心是涅槃。是法無堅固，常立在於念，以解見空者，一切無想願。」

佛者，解心無染，於性善、性惡均已通達實際，不獨惡不能染，亦復善不能拘。譬如明鏡本無色像，但能現好、醜眾像。心性本無善、惡，如鏡故，眾生墮入三途，性善不減、性惡不增；成佛之時，性善不增、性惡不減。應知性體本淨，性量無邊。

是故，今之我人應愛護當下居住的地球，關懷現實社會的問題，而不是放棄今生，追求別有其它往（逃）生後的淨土，卻視地球為穢土，一直在放任、糟蹋、浪費、污染它，直到地球自然反撲？

○心、佛、眾生三無差別

宗教不應該教導世人逃遁避世，培養一些麻木不仁或狂熱的信徒，憧憬脫離這個世界，對這世界漠不關心。這是誤解與不該，何況信徒往生前仍要在世上進行各種活動！

石頭·希遷（700-790）說：「吾之法門，先佛傳授。不論禪定精進，惟達佛之知見。即心即佛，心、佛、眾生，菩提、煩惱，名異體一。汝等當知自己心靈，體離斷常，性非垢淨，湛然圓滿，凡聖齊同，應用無方，離心意識。三界六道，唯自心現，水月鏡像，豈有生滅？汝能知之，無所不備。」

《六祖壇經》也說：「凡愚不了自性，不識身中淨土，願東願西。」又說：「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猶如求兔角。」密宗《大日經》說：「云何菩提？曰如實知自心。」

古德說：「學道之人貴識心，細中之細最難尋，可中尋到無尋處，始信凡心是佛心。」早已古有明訓。可惜不知「應觀法界性，即諸佛法身。」，由於「法性非識性，故彼不能了。」

若說佛能救度眾生，那是最大的毀謗「覺性」！佛無法救你，耶穌也無法救你。如果佛、上帝能救贖眾生，只要運用經典上所吹頌的萬能的神力拉我們一把，輕而易舉般的把眾生都救了，何必要費盡口舌（多此一說！）來傳什麼道？卻仍

把我們遺棄在宇宙的時空裡。

基督教神學也認為驕傲、嫉妒、憤怒、懶惰、貪婪、貪食、淫慾，是人的七個大罪。而身體所產生的病變，通常就是心犯了這七個大罪引起。所以救身，先要救心，心獲救了，疾苦也沒了。

佛陀開悟時說：「眾生皆有佛性，只因顛倒妄想不能證得。」點出眾生與佛並無差別，佛了解每一個人都是「佛」，要靠「自己證悟」才能解脫。

○佛陀是了悟的聖人，不是神

佛陀奇妙的、聖化的神蹟，是在佛教鞏固時建立起來，自從佛陀被尊稱為「天人師」之後，由後人所杜撰出來的。後世的弟子由於仰慕佛陀的人格，便以崇敬讚美言辭對佛加以誇張，也不可避免的還會造作種種比“婆羅門教”更好的傳說，從而把釋尊神格化。因為在原始佛教當時，印度人認為佛陀是人格偉大智慧高深的聖人，但不是神。而神只是「內自我——內發性」的主宰，時時不可分割的，是我人「不動而動」的體內主導。

原始佛教經典的說法，釋迦佛似乎並不贊成說他有神通。然而隨著佛教的傳播，有關佛陀的本生、本行之類神話故事越來越多，也越來越神奇。根據《增一阿含經》記載，佛陀年青時似乎身體羸弱，須要好好照顧和侍候：「我身羸弱，極為羸弱，……我不用非迦尸的檀香木，我的頭巾、外套和長袍皆來自迦尸。日夜有一白傘遮蓋我，免於被寒、暑、草露所觸。」我們可以合理地知道佛陀確實如普通人存在過。

惡魔 Mara 一詞若以心理或倫理立場來看，可為我人之邪念或邪欲（Evil disposition）之人格化，早期以「磨」字變為後來之「魔」字，是信佛最迷、佞佛最甚的梁武帝將石以鬼代替，認為鬼可表現邪惡的本質。心理的折磨不就是著魔嗎？

大部分的教徒會認為的魔是瀰漫於宇宙之中，但本質上是存在於自己的內心中。事實上，人們是生存在迷惑的假象（摩耶）中，Maya（摩耶）的意思是「那不是的」，人們都接受了肉體，以為肉體是自己。但你我都不是這個肉體，老子便說「人之大患，患其有身。」，但不是要放棄這個臭皮囊，而是要善利用它，來增長智慧，以便覺悟實相。

所以是人重要？還是神、佛重要？如果人不重要，神、佛也沒有任何價值與重要了。人人本具的佛性，不可外求，別人傳說如何放光、神奇那是他家的事，

作為參考可以，不必崇拜。要破「人佛」，不要忘記自己見性成佛的本能，也不要過份相信某某人是某某佛、菩薩或化身或轉世，那是高推聖境，都是他家的事。否則平凡的我們那有機會？與「自己成佛無法靠他人拉牽上去」之事實無關。

谷響泉聲、月光潭影，非聲非色，皎皎冷冷。更請問最後一言，陳海超答曰：「莫向千生尋水月，唯於一念見凡心。」；更要記得永嘉道：「了了見，無一物，亦無人，亦無佛，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

◎最糟糕的人生是「自欺、欺人、被人欺」。

美國霍普金斯大學的拉夫 Christopher B. Ruff 博士等人發現，現代人體格比古代人小了十分之一以上，但六十萬年前古代人的腦容量，只有現代人的三分之一。為了應付弱肉強食的動物世界，人以外的動物出生後，腦殼很快硬化，以便站立逃命。而現代人腦可成長為出生時的三倍，以增長（容納）智慧。尤其現代人的大腦知識儲存量，宛如一部超大的生物電腦 the human bio-computer，容量相當於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書的五十倍。以該圖書館存書一千萬冊計，則人腦可存知識量約五億冊書，並且以平均壽命來說，記憶能力可保存七十年以上。

腦部的功能和人的潛能，是物理學、生命學和醫學尚未完全開發的區域，每夜熟眠（睡）後，白天由五官所感知記存的訊號，重組分別歸檔，是由二百三十億腦細胞在執行著。人生在世所記存的最終資訊，將是引導我人死後上、下的指標，智慧能量的流入、充滿才能享受寧靜，因此精神能量的提昇是十分重要的。

由於腦部具有龐大記存能力，人人各自能從熟夢中「重組」作用得到舒解內心的拘束，或取得深思後的答案。醫學家認為作夢是正常的，夢可以激發靈感、預報疾病、強化記憶，更有助於延年益壽。加上各宗教所授與之不同思想，依其教義夢得教內的聖者，人類便得到很大的慰藉，更加深了宗教的神聖。不過夢不夢，卻仍操之在我。

常言所謂「至人無夢」，至人就是聖人，而一般人都有夢，「日有所思，夜有所夢。」白天說得天花亂墜，夜裡卻不能自主的隨夢起伏，定中就更達不成了。因此整日「自欺、欺人、被人欺」都是放不下的緣故。我們要從夢中去察知，便能了解自己修行的功夫如何，努力吧！

我人應於生前善於選擇地輸入人生中善良的「記存」，通常以驚嚇、羞愧等景象最易深植記憶中，將來記憶體倒帶播映時，才不會陷入自己「心鏡的地獄」。重複聖名的教授，也是要取代腦中不良的「存在」。「在夢那知夢是虛，覺來方覺

夢中無。迷時恰是夢中事，悟後還同睡起夫。」

◎欲識佛去處，只這語聲是。

《達磨血脈論》問答記載，很有參考價值。有問說：「既若施為、運動，一切時中都是我人本心；那麼此色身無常死損時，為何不見本心？」達磨答說：「人之本心常現前，汝自不見？」問說：「心既見在，何故見不到？」達磨祖師說：「你曾作夢嗎？」答說：「曾作夢。」師問說：「你作夢之時，是你本身在作夢嗎？」答說：「是本身。」又問：「你現在言語、施為、運動，與你差別不差別？」答說：「不差別。」

師說：「既若不別，即此身是你本法身；即此法身是你本心。此心從無始曠大劫來，與如今不別；未曾有生死，不生、不滅。不增、不減，不垢、不淨，不好、不惡，不來、不去；亦無是非、亦無男女相、亦無僧俗老少、無聖無凡；亦無佛、亦無眾生、亦無修證、亦無因果、亦無筋力、亦無相貌；猶如虛空，取不得、捨不得，山河石壁不能為礙；出沒往來，自在神通；透五蘊山，渡生死河；一切業拘此法身不得。此心微妙難見，此心不同色心，此心是人皆欲得見。於此光明中運手動足者，如恆河沙，及乎問著，總道不得，猶如木人相似，總是在受用，因何不識？」

找到傅大士（497-569，善慧大士）所云：「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鎮相隨，語默同居止；纖毫不相離，如身影相似；欲識佛去處，只這語聲是。」

然後成為“無依道人”：「夫如佛之六通者不然，入色界不被色惑，入聲界不被聲惑，入香界不被香惑，入味界不被味惑，入觸界不被觸惑，入法界不被法惑。所以達六種色生香味觸法皆是空相，不能繫縛此無依道人。」故不於六塵起順心或違心之境界受，即是離“取捨、淨垢、斷常、來去、生滅、增減、善惡、是非、男女、僧俗、老少、聖凡……”等二邊之相。

因此，黃檗·希運禪師曰：「一等是學，直須無學，無凡無聖，無淨無垢，無大無小，無漏無為。如是一心中方便勤莊嚴，聽汝學得三乘十二分教，一切見解，總須捨卻。所以除去所有，唯置一床，寢疾而臥。只是不起諸見，無一法可得，不被法障，透脫三界凡聖境域，始得名為出世佛。」

所以云：『稽首如空，無所依。』出過外道，心既不異，法亦不異，心既無為，法亦無為，萬法盡由心變。所以我心空故，諸法空。千品萬類悉皆同，盡十方虛空，同一心體，心本不異，法亦不異。只為汝見解不同，所以差別。」

◎老和尚的壓箱寶是什麼？

儒家說：「朝聞道，夕死可以。」那麼「悟得心的本質（性），即此同諸佛心，前佛、後佛只傳此心，除此心外，無佛可得。」時，心就是「道」，就是《達磨血脈論》所稱的「大自在王如來」。「故知聖人語不錯，迷人自不會曉。」乃因：「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

故《華嚴經》(Buddhavatamsaka- mahavaipulya sutra or The flower gallant sutra) 明指其最有名之偈 (verse) 說：「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造」如改為「現、生」，更容易悟出！）就是老和尚的最後一招，也是匯融法界唯一的堅持。把《心經》所說的濃縮成一句，亦是以此偈代表即可。讓大家很辛苦的看到這裡，獻上此偈（禮）以表最高深的敬意！

◎七佛開悟偈：

過去莊嚴劫第九百九十八尊毘婆尸 (Vipasyin, 勝觀, 種種見) 佛偈曰：
「身從無相中受生 猶如幻出諸形像 幻人心識本來無 罪福皆空無所住」

過去莊嚴劫第九百九十九尊尸棄 (Sikhin, 頂髻, 寶髻) 佛偈曰：
「起諸善法本是幻 造諸惡業亦是幻 身如聚沫心如風 幻出無根無實性」

過去莊嚴劫第一千尊毘舍浮 (Visvabhu, 遍勝, 遍一切皆得自在) 佛偈曰：
「假借四大以為身 心本無生因境有 前境若無心亦無 罪福如幻起亦滅」

現在賢劫第一尊拘留孫 (Krakucchanda, 斷惑, 成就美妙) 佛偈曰：
「見身無實是佛身 了心如幻是佛幻 了得身心本性空 斯人與佛何殊別」

現在賢劫第二尊拘那含牟尼 (Kanakamuni, 迦諾迦牟尼佛, 金寂) 佛偈曰：
「佛不見身知是佛 若實有知別無佛 智者能知罪性空 坦然而不怖於生死」

現在賢劫第三尊迦葉佛 (Kasyapa, 飲光) 偈曰：
「一切眾生性清淨 從本無生無可滅 即此身心是幻生 幻化之中無罪福」

現在賢劫第四尊釋迦牟尼佛偈曰：
「法王（本）法無法 無法法亦法 今付無法時 法法何曾法」

◎誌公禪師十四科頌：

「菩提煩惱不二 持犯不二 佛與眾生不二 事理不二 靜亂不二 善惡不二
色空不二 生死不二 斷除不二 真俗不二 解縛不二 境照不二
運用無礙不二 迷悟不二」

又云：「眾生不解修道，便欲遣除煩惱。不知煩惱本空，將道更欲覓道，一念之心即是，何須別處追討？」